

劳瘁宁为孺子牛(一)

——回忆父亲方步樵老师 方远生

他朝着他的学生缓缓走来。瘦长的个子，有点驼背。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射出锐利的光芒，高高隆起的鼻子给人清高的感觉，嘴角有一丝刚毅透露出来。他走进课室，一声“起立！坐下”后，即刻转身在黑板上唰唰唰一连写下“药！药！药”三个大字，然后说：“这是一剂反封建专制的猛药！这是一剂拯救愚昧灵魂的苦药！这是一剂救国救民的良药！今天，我们上的课文是鲁迅先生的《药》。”于是，全课堂，鸦雀无声，只有他那抑扬顿挫的福建口音在响着。上世纪50年代，一个高年级学生，曾

经向我描述他的语文老师讲课的情景。这个老师，就是方步樵老师，我的父亲。

父亲已经去世29年。今年，印尼振强学校的校友会要纪念母校诞辰一百周年，嘱我写一点文字纪念。当尘封了如此之久的记忆慢慢打开时，我的感情确实有点沉重。“子欲养，亲不在”呵，我无法报答他在我身上浇灌的心血和抚养之恩。

父亲一辈子教书。1932年他24岁就开始在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书；大概是1933年南渡马来亚，在实兆远华侨公立中正学校一干就是十几年（除日本南侵那段时间学校停办外）。

他是那间学校第三十八届校长。1987年，作为中国新闻社的记者，我到马来西亚吉隆坡采访汤姆士杯羽毛球大赛，曾专程驱车前往该校，发现那里的华文小学依然兴旺发达，值得庆贺。该校礼堂上镶嵌着一块黑色大理石，上面刻着历届校长名字。父亲的名字赫然可见，这使我感动欣慰。1949年父亲在印尼坤甸振强中学当过教务主任；1953年在三巴瓏中华中小学当教务长；1957年在雅加达巴中、新中、华中教过高中语文，同时是兴安中小学校长。1965年9月30日前，当上最后一届椰华总会教育部长。

综观其一生，为人师表，桃李满天下。大家都公认他是出色的教师，出色的华侨教育工作者，一个人品道德文章都令人钦佩的长者。

我们在“振强”度过了4年。那时我才10岁。我们住在一条桥和二条桥中间一栋“吊脚楼”里。坤甸这地方地势低洼，江河横溢，卡江一涨潮，就要水漫居民的墙基屋角。家家都把住房用木柱托高。振强学校的教室也不例外。记得调皮的学生在地板上挖一个小洞，常常边上课边垂钓，往往能钓到乌鳢，也就是国内叫做生鱼的那种。这个阶段，我们生活贫困，家徒四壁，父亲的工资不够家用，母亲被迫帮人洗衣，赚点小钱。

父亲教书，讲课生动，极富吸引力。他在家批改作业则一丝不苟。晚上，我和他同一书桌共一盏灯，我温书，他批改作业，各得其乐。但他往往会把同学写得好的作文介绍给我看，并告诉我好在哪里，这其中记得就有黄新聪同学的。1950年黄新聪回国，父亲认为他是可造就之材，还特意给在北京工作的外甥郭方（早

年参加革命，当时在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工作）写了信，要他照顾好这个得意门生。郭方随即来信，欢迎黄新聪到北京找他，可惜黄因回国行程变动而滞留广州，两人失之交臂。至今黄新聪回忆起这件事，犹感“师生之情”的温暖。

后来我们离开“吊脚楼”搬到市里的广肇会馆住。这里是市区，“振强”一些学生毕业后还到父亲这里上夜课，大概有十个八个。父亲教的是古典文学。我最清楚记得的是上夜课要点气灯照明。这灯，就是我打气点亮的。

20世纪50年代的印尼华校，高中语文课本与国内同步。为了教好书，也为了给年轻的教师做示范，父亲根据语文课本写了不少教案。其中有《曹刿论战》、《背影》、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、《纪念刘和珍君》等等。父亲擅长古典文学，他对文言语法、文言虚词都有研究，学生们说“学文言最难的是这两关，向方老师学文言文显得容易”。他的教案曾被印尼华文大报《生活报》发表过，引起过国内有关部门的关注。父亲在印尼还是著名的华



方步樵老师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时的照片。



方步樵老师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在雅加达拍的照片。